

浙江文叢

袁枚全集新編

〔第九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袁枚全集新編

〔第九冊〕

王英志 編纂校點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隨園詩話卷九

一

白下布衣朱草衣，少時有『破樓僧打夕陽鐘』之句，因之得名。晚年無子，卒後葬清涼山。余爲書『清故詩人朱草衣先生之墓』，勒石墳前。余宰溧水，蒙見贈云：『疊爲花縣一江分，來往惟携兩袖雲。待客酒從朝起設，告天香每夜來焚。自慚龍尾非名士，肯把猪肝累使君？却喜循良人說遍，填渠塞巷盡傳聞。』《郊外》云：『亂鴉多在野，深樹不藏村。』《與客夜集》云：『羈身同海國，歸夢各家鄉。』《大觀亭》云：『長江圍地白，老樹隔朝青。』《晚行》云：『土人防虎門書字，水屋叉魚樹有燈。』《贈某侍御》云：『朝罷宮袍多質庫，時清諫紙盡抄書。』

一一

隨園地曠，多樹木，夜中鳥啼甚異，家人多怖之。予讀王葑亭進士《平溝早發》云：『怪禽聲類鬼，暗樹影疑人。』先得我心矣！其他佳句，如：『大星高出樹，殘月細流溪。』『月斜人影忽在水，風過秋聲正滿山。』『滿帽黃花逢醉客，一肩紅葉識歸樵。』皆妙。

三

湖州潘進士立亭，名汝晟，詩宗韓、杜，五古尤佳。《偶成》云：『靜士難爲介，靜女難爲媒。嫁容靜女醜，交面靜士羞。盛年易晚晚，獨抱無驛郵。桃李非我春，蒲柳非我秋。鶴老心萬里，鵬怒翼九州。未免笑樊援，豈屑伍喧啾？搜春潤章句，摘卉膏吟哦。非無蘭茗玩，風騷旨已訛。詩濤與詩骨，韓孟兩嵯峨。昆體逮鐵體，滔滔同一波。金天削秀華，碧海鳴神鼉。義色少姚佚，古詞無淫頗。褒中南風手，請爲《南風歌》。寥寥發古響，羯鼓如予何？』潘宰直隸某縣，以迂緩故，幾被劾矣。適傅忠勇公平金川歸，潘獻《鏡歌》，公大誇賞，乃改爲卓薦。

四

鮑進士之鐘，字雅堂，詩人步江之子。詩有父風，而清逸處，往往突過前人。《秋雨乍晴》云：『箬帽芒鞋準備秋，稍晴便擬看山游。江湖入郭無三里，溪水到門容一舟。亭午白雲開野徑，夕陽黃葉下僧樓。閑身自笑如閑鶴，欲度前峰却又休。』五言如：『一鳥掠溪鏡，四山明畫簾。』『魚跳重湖黑，蒲喧急雨來。』七言如：『道心靜似山藏玉，書味清于水養魚。』『翻書細檢遺忘事，撥火閑尋未過香。』『岸柳帶鴉明遠照，塔鈴和月語清宵。』皆可愛也。雅堂嘗言：『作七古詩，雅不喜一韵到底。』余深然其言。顧寧人云：『詩轉韵方活，《三百篇》無不轉韵。』

五

秦中詩人楊子安鸞見訪，適余外出，歸後見貽一冊。《雪霽》云：『寒瘦自性情，苦吟工未能。晚晴窗上日，先曬硯池冰。』《聞砧》云：『滿院苔痕合，重門樹影深。』

六

余宰江寧時，所賞識諸生秦澗泉、龔雲若、涂長卿，俱登科第。而流落不偶者，惟車靜研與沈瘦岑。沈工古文，不爲詩。車詩有可存者：《河南道中》云：『三月春陽淡不濃，老冰如石漱寒風。蹇驢覓路人家遠，日暮山坳虎眼紅。』《農家》云：『築場如鏡草堆山，繞屋黃花映碧潭。閑倚茅檐看客過，南人北去北人南。』

七

寶應王孟亭太守，爲樓村先生之孫。丁卯，見訪江寧。携胡床坐門外，俟主人請見乃已，遂相得甚歡。聘修江寧志書，朝夕過從。嘗言樓村先生教人作詩，以『三山』爲師：一香山、一義山、一遺山也。有從子嵩高，字少林，少年倜儻，論詩不服乃伯，而服隨園。《大梁懷古》云：『搖落偏驚旅客魂，秋風回首眺中原。三花樹色開神岳，萬里河聲下孟門。形勝鬱盤終古在，

英雄慷慨幾人存？信陵策士俱黃土，獨有侯生解報恩。』太守諱箴輿。

八

揚州張哲士，與蔣秋涇交好。蔣尤自負，作《游山》一首，程魚門誇爲『小謝』。勃然怒曰：『分明大謝，何小之有？』《留別哲士》云：『竟掛秋帆決計行，關心天末倚間情。便歸只好留三月，浪迹無端已半生。人世乘除蒼狗幻，名山期許白頭成。殷勤相屬還相慰，愁聽西風雁一聲。』哲士《寄懷》云：『戀友心空切，寧親去敢遲？才爲三夕別，已是百回思。避日簾仍下，追涼榻未移。不知江上路，秋暑可曾衰？』哲士咏《胭脂》云：『南朝有井君王入，北地無山婦女愁。』以此得名，人呼『張胭脂』。

九

中州李竹門過隨園，見贈云：『園在六朝山色裏，一筇先要問高臺。碧梧葉響秋將至，紅藕花香客正來。』其詩頗清。惜年甫三十而卒。余愛其《咏鞭》云：『一事思量轉惆悵，不能行到祖生先。』《郊外》云：『山勢趁潮多北向，人心如雁只南飛。』

一〇

蕪湖施長春，曼郎少年，有衛叔寶之稱。余宰江寧時，秦澗泉屢爲致意，云『將渡江求見』。已而病亡。有《上冢歌》云：『白楊樹，城東路，野草萋萋葬人處。挈榼提壺出郭行，可憐今日又清明。富家冢高高傍嶺，貧家冢低低亞畛；冢中貧富人不同，一樣酒澆不能飲。暝烟慘淡日西斜，挈榼提壺還返家。一綫陰風旋不定，紙錢飛上棠梨花。』

一一

吳門顧星橋進士，詩才清冠等夷。家有月滿樓，藏書萬卷，海內知名之士，無不交投縞紵。予目爲今之鄭當時。《龍潭》一律云：『微風緩緩送江聲，最好龍潭道上行。碧樹數叢堪作障，青山一半不知名。閒情轉向塵中得，幽景偏宜客裏生。晚覓茅齋投一宿，花前試看酒旗輕。』進士名宗泰。

一二

姚申甫方伯與沈永之觀察，本中表親，姚姊嫁沈。二人年少時，與余同肄業書院。每見方伯家遣僮擔盒，供其子婿。二人同登鄉、會科。沈寄姚詩云：『辛勤二老訓喃喃，愛婿猶如愛

長男。甘脆每教常健飯，苦吟猶記許分甘。』沈殿試二甲第三，姚二甲第二，自後官階沈必差姚一級：姚爲觀察，沈爲太守；沈爲觀察，則姚爲方伯矣。沈又寄詩云：『平生每好居人後，今日還應讓弟先。』余將赴廣西金撫軍之聘，姚賦詩相留曰：『就使將軍重揖客，何如南國有詞人？』後四十年，姚竟巡撫廣西。余寄書云：『不料當日所謂將軍，即此時之閣下。惜我不能來作揖客耳！』永之在書院寄內詩云：『深院蝶嬌無語坐，小園花嫩捲簾看。』爲掌教楊文叔先生所賞。

一三

余在都時，永之引見滿洲學士春臺。春自云：『年三十時，目不識丁。從一禪師靜坐三月，頗以爲苦。一夕，提刀欲殺禪師。仰頭見月，忽然有悟，賦詩便工。』《塞外》云：『野水吞人面，青山甕馬聲。浮雲連帽起，殘雪帶鞭行。』殊雄偉。公愛永之與枚，以爲兩少年必貴，每至，必留飲、留宿，遣妾捧觴。

一四

桐城相公七十生辰，余與諸翰林祝壽。宴罷，各賜詩扇一柄，詩寫《田園雜興》云：『不識風塵勞擾，但知雲水盤桓。買畚偶來城市，祀神一着衣冠。』『小橋流水村近，疏柳長堤路斜。』

車馬不聞叩戶，鷄豚自識還家。『烟生茅屋雲白，雨過菱塘水新。今歲秋田大稔，稻苗高過行人。』竹屋正臨流水，槿籬曲繞閑亭。此是吾廬本色，被人偷作丹青。『作苦最憐田婦，布衣椎髻無華。饁餉并携稚子，采桑不摘閑花。』公終身富貴，而詩能淡雅若此。

一五

嚴公瑞龍作湖北布政使，續《漢上題襟集》，招諸詩人唱和，亦公卿雅事也。傅辰三《感春》云：『恰恰春分二月半，分春妙手愛東君。但愁過却花朝後，一日春容減一分。』《月落參橫夜向晨，半釀花意欲留人。夜闌莫怯風吹袂，爲愛梅花不惜身。》《大雨戲作》云：『雨師一夕興淋漓，筆尖亂點西窗紙。初猶落落蝌蚪分，繼則盈盈垂露似。須臾漫漶一片濕，直似秦碑沒字體。』殊有東坡風趣。沈樹德《落花》云：『飛燕蹴歸簾影裏，游魚吹起浪花中。』葉聲木《送人》云：『吹酒涼風穿樹過，破烟水月隔樓生。』

一六

康熙壬寅，余七歲，受業於史玉瓚先生。雍正丁未，同人學。先生不甚作詩，而得句殊雋。《偶成》云：『好鳥鳴隨意，幽花落自然。』《病中》云：『廿年辛苦黔婁婦，半世酸辛伯道兒。』終無子。余爲葬于葛嶺。

一七

沈歸愚尚書，晚年受上知遇之隆，從古詩人所未有。作秀才時，《七夕悼亡》云：『但有生離無死別，果然天上勝人間。』《落第詠昭君》云：『無金贈延壽，妾自誤平生。』深婉有味，皆集中最出色詩。六十七歲，與余同人詞林。《紀恩》詩云：『許隨香案稱仙吏，望見紅雲識聖人。』

一八

與余同薦鴻詞者，有戶部主事尚庭楓，號茶洋，陝西人。爲人詭誕不羈，忽而結駟連騎，忽而布衣藍樓。賦詩有奇氣，如：『落花平地二尺厚，芳草如天萬里青。』『月華照樹有烏鵲，雲氣上天如白羊。』皆警句也。

一九

余愛誦金壽門『故人笑比庭中樹，一日秋風一日疏』之句。杭堇浦先生曰：『此句本唐人高蟾：「君恩秋後葉，一日一回疏。」不足爲壽門奇。壽門佳句，如：「佛烟聚處都成塔，林雨吹來半雜花。」咏《苔》云：「細雨偏三月，無人又一年。」乃真獨造。』余按古人佳句，都有所本：陳元孝：『池花對影落，沙鳥帶聲飛。』本李群玉：『沙鳥帶聲飛遠天。』梁藥亭：『龍虎片雲終王

漢，詩書餘火竟燒秦。』仿唐人：『半夜素靈先哭楚，一星遺火下燒秦。』楊誠齋：『不知落得幾多雪，作盡北風無限聲。』仿唐人：『流到前溪無一語，在山作得許多聲。』

二〇

閨秀李金娥咏《路上柳》云：『折取一枝城裏去，教人知道是春深。』湖州高氏小女有一聯云：『也知春色歸人早，鄰女釵邊有杏花。』

二一

相傳江寧南城外瑞相院後叢竹中，爲馬湘蘭墓。望江魯雁門題詩云：『葉飄難禁往來風，未肯輸懷向狡童。畫到蘭心留素素，死依僧院示空空。知音卓女情雖切，薄倖王郎信未終。一點憐才真意在，青青竹節夕陽中。』絕世英雄寄女妝，荆家曾說十三娘。年來文士動相擠，始識伊人不可忘。零露似熏香荳蔻，百花想見綉衣裳。平生除拜要離冢，到此才焚一瓣香。』嚴侍讀冬友曰：『瑞相院前之墓，少時亦誤以爲湘蘭，後往訪之，見題碣云「新安貞女某氏之墓」。碑陰載爲某商人之妾，商人不歸，守貞而死。以爲湘蘭，有玷逝者矣！』陳楚筠製錦曾效長吉體，爲詩證明其事，云：『古釵耿耿蝕黃土，千歲老蟾嘯秋雨。蒼茫落日掩平坡，風入黃蒿作人語。』『新安山高江水遙，卷施原不生倡條。貞魂夜號月光曉，兒童莫賦西陵草。』

一一一

余過京口，丹徒宰徐天球，字天石，貴州人，見示詩集。一別之後，遂永訣矣。余愛其《風箏》一絕云：『誰向天邊認塞鴻？但憑一紙可騰空。任他風信東西轉，百丈遊絲在掌中。』

一二三

沈光祿子大、許明府子遜，二人齊名。沈如：『竹光晨露滑，池靜夜泉生。』許如：『鐘聲涼引月，江氣夕沉山。』真少陵也。行役絕句，有相同者。沈云：『惟有夢魂吹不斷，月明猶自逆風歸。』許云：『明月有情應識我，年年相見在他鄉。』子遜先生與余爲忘年交，論詩尊唐黜宋，失之太拘。有某少年，故意抄宋詩之有聲調者試之，先生誤以爲唐。少年大笑。余贈云：『前生合是唐宮女，不唱開元以後詩。』

一二四

松江王太守名祖庚，與乃祖文恭公同日生，故號生同。丁未進士，終身以不入詞館爲恨。兩子皆入翰林，而先生不樂也。與彭芝庭尚書同出尹文端公門下。有《納涼聞笛》云：『碧空如水淨無雲，斗轉參橫夜欲分。長笛不知何處起，好風偏送此間聞。江梅片片傷春暮，岸柳絲

絲綰夕曛。曲罷無端倍惆悵，階前涼露濕紛紛。』亦同余召試友也。

二五

學人之詩，吾鄉除諸襄七、汪韓門二公而外，有翟進士諱灝、字晴江者，《咏烟草五十韵》警句云：『藉艾頻敲石，圍灰尚撥爐。乍疑伶秉籥，復效雁啣蘆。墨飲三升盡，烟騰一縷孤。似矛驚焰發，如筆見花敷。苦口成忠介，焚心異鬱紆。穢驚苓草亂，醉擬碧筒呼。吻燥寧嫌渴，唇津漸得腴。清禪參鼻觀，沆瀣潤嚙胡。幻訝吞刀并，寒能舉口驅。餐霞方孰秘，厭火國非誣。繞鬢霧徐結，蕩胸雲疊鋪。含來思渺渺，策去步于于。』典雅出色，在韓慕廬先生《烟草》詩之上。又《薄暮驟雨》云：『黑雲黯黯西南來，狂飆挾勢驚奔雷。夕陽倉卒收不及，劃住半壁青天開。』句殊奇險。

二六

余自幼聞姨母章氏，嫁非其偶，時誦『巧妻常伴拙夫眠』之句，不知何人所作。後閱謝在杭集，方知故是謝詩。其詞曰：『痴漢偏騎駿馬走，巧妻常伴拙夫眠。世間多少不平事，不會作天莫作天。』

二七

從弟鳳儀《旅店》云：『迎面有山皆客路，問心無日不家鄉。』呂柏岩有句云：『天果有涯行易盡，家雖無路夢常通。』

二八

余知江寧時，和尹公『通』字韵云：『身如雨露村村到，心似玲瓏面面通。』史文靖公聞之，笑曰：『畫出一個尹元長。』

二九

長沙太守陳焱，陝西人，與余在蘇州花宴甚歡。《口號》云：『此地若教行樂死，他生應不帶愁來。』未二年，竟卒。然他生無愁，亦可知矣！

三〇

某公子惑溺狹斜，幾於得疾。其父將笞之，公子獻詩云：『自憐病體輕於葉，扶上金鞍馬不知。』父爲霽威。所惑者亦有句云：『朝朝梳洗臨江水，一路芙蓉不敢開。』又曰：『世間未有

無情物，蠟燭能痴酒亦酸。』

三二

方敏恪公六十一歲生兒，當八月十四日。賦《得子》詩云：『與翁同甲子，添汝作中秋。』

三三一

余酒席歌場、乘人門捷之作，多不載集中。乙未二月，避生日於蘇州，有舊識女校書任氏，以扇索詩。余題云：『隔年相見倍關情，樓上金燈樓下筭。難得相逢好時節，再遲三日是清明。』小市長陵路狹斜，當檐一樹碧桃花。果然六十非虛度，半醉天台玉女家。』校書喜，次日引余見其第四妹。妹亦持扇索詩。余題云：『玉立長身窈窕姿，相逢從此惹相思。雲翹更比雲英弱，知是瑤臺第四枝。』若非月姊通消息，爭得玄霜見少君？一樣珍珠兩行字，替他題上藕絲裙。』嗣後任家姊妹，逢能文之客，必歌此四章，不落一字，亦慧人也。余初意慶六旬，欲仿康對山集名妓百人，唱《百年歌》，而不料稱觴之日，僅得五人。御史蔣用庵同席，後將往杭州，留詩見贈云：『喜是尋芳到未遲，唐昌觀裏正花時。芝蘭九畹春如許，却讓芝房第一枝。』謂芝仙校書。『風月東南屬主盟，買花親自載花行。未知桃葉曾迎否，先占揚州小杜名。』壽域歡場不易全，介眉見說有初筵。分明一樣稱觴酒，纖手扶來便欲仙。』館娃回首夢虛無，又掛風帆

西子湖。不識玉釵羅袖畔，可曾閑憶到狂夫？』余後四年再過蘇州，任氏姊名翠筠者，持舊扇相示，紙已破矣，猶裝裹護持，爲余唱曲。余感其情，再題二絕云：『四年前贈扇頭詩，多謝佳人好護持。不是文君才絕世，相如琴曲有誰知？』爲儂重唱《玉瓏玲》，嚶嚶鶯聲繞畫屏。一曲歌終人一世，那堪頭白客中聽？』

三三

蘇州太守孔南溪，風骨冷峭，權貴不敢以情干。青樓金蕊仙以事掛法，一時交好，無能爲之道地。乃遣人至白下，求余關說。余與金甚疏，僅半面耳。竊念書中語倘不佯爲親狎，轉生孔之疑，乃寄札云：『僕老矣，三生杜牧，萬念俱空。只花月因緣，猶有狂奴故態。今春到治下，欲爲尋春之舉，而吳宮花艸，半屬虛名，接席啣杯，了無當意。惟女校書金某，含睇宜笑，故是矯矯於庸中。遂同探梅鄧尉而別。刻下接蕭娘一紙，道爲他事牽引，就鞠黃堂，將有月缺花殘之恨。其一切顛末，自有令甲，憑公以惠文冠彈治之，非僕所敢與聞。只念此小妮子，蕉葉有心，雖知捲雨，而楊枝無力，只好隨風。偶茵溷之誤投，遂窮民而無告。似乎君家宣聖復生，亦當在「少者懷之」之例，而必不「以杖叩其脛」也。且此輩南迎北送，何路不通？何不聽請於有力者之家，而必遠求數千里外之空山一隻？可想見夫子之門牆，壁立萬仞，而非僕不足以替花請命耶？元微之詩云：「寄與東風好抬舉，夜來曾有鳳凰棲。」敬爲明公誦之。』孔得

札後，覆云：『鳳鳥曾棲之樹，托抬舉於東風。惟有當作召公之甘棠，勿剪勿伐而已。』二札風傳一時。未二年，余又往蘇州。過京口，已解纜矣，丹徒徐令挽舟相留道：『妓戴三與太守淮樹章公司閨者狎，章知之，逐閨人，而不罪戴。戴往城隍廟焚香還願，一廟歡然。章怒其張揚，嚴檄拘訊，將使荷校以徇。』徐婉求不聽，乞余解圍。余召見戴三，則霧鬢風鬟，春秋老矣。然馬骨千金，不可以不援手也。草札與太守云：『昔錢穆父刺常州宴客，將筴一妓。妓哀請。錢云：「得座上歐陽永叔一詞，故當貸汝。」歐公爲賦一闋，遂釋之。僕雖非永叔，而公則今之穆父也。請爲二章，以當小調。』詞曰：「東風吹散野鴛鴦，私熱神前一瓣香。爲祝長官千萬福，緣何翻惱長官腸？」」樊川行矣一帆斜，那有情留子夜家？只問千秋賢太守，可曾幾個斫桃花？」交書徐公，即掛帆還白下。終不得消息，心殊惓惓。半月後，章寄函來，開看只七字曰：『桃花依舊笑東風。』

三四

漢陽戴喻讓詩，有奇氣，出吾鄉陳星齋先生門下。有《臨漳曲》云：『暮雲深，霸橋逝。水天橫，歌臺廢。玉龍金鳳已千年，古瓦還鏤銅雀字。賣履分香兒女情，讀書射獵英雄氣。如何橫槩對東風？老年想作喬家婿。』末二句，老瞞在九泉亦當笑倒。又《咏雪》云：『未添庾嶺三分白，預借章臺一月花。』